



蔡住 ◎屏東縣新園鄉人，一九四六年出生。十九歲那一年，由於甲狀腺腫大愈來愈嚴重，加上父母對神明的話深信不疑，於是忍痛把她嫁給了外省人。原本窮得欠債累累的娘家，在她出嫁後的第二年，因為種植蘆筍而大發利市，生活逐漸富裕。父母親原以為小女兒遇到了貴人，從此好命一生，誰知……

淡淡的三月天

胡瑞珠

這次真的要搬家了。紛擾多年的公家宿舍搬遷爭議，案子終於底定。二〇〇六年二月開始，蔡住和小女兒便忙著打包家當，另覓新家。記憶是收拾東西的最大敵人，一經挑起這無形的枷鎖，往往會用耽溺和眷戀彌補曾經空缺的遺憾，蔡住也不例外。

新家是租來的，空間沒有這裡大，有些東西非得送人不可。她一個人

呆立著，環顧住了將近四十年的這間老房子。當初為了保有一輩子的居住權，先生黃萬里特別提早四年從課長職位退休，也和數百萬的退休金擦身而過。「唉！」她嘆了一口氣，「早知如此！」看著牆面上的日曆，又到了三月……

上天的餽贈

「淡淡的三月天，杜鵑花開在山坡上，杜鵑花開在小溪畔，多美麗啊……」人人耳熟能詳的歌謠，也是蔡住愛唱的歌曲之一。她唱歌要看心情，情緒一來，不自覺就會哼上幾句。

她的母親在臺灣光復後生下了第四個女兒，父親很是憂心，特別取名為「住」，希望能夠停住接連生女兒的命運；這招果然奏效，後來陸續生得三個兒子。

小時候，她就像個快樂的小精靈，無時無刻不是蹦蹦跳跳地唱歌。走

在小路上，經常一邊唱歌一邊摘野花，天真的臉龐有著恬靜的笑意。唱歌對她來說，是件簡單又快樂的事。剛唱完「白牡丹」，想到早上老師剛教過的「茉莉花」，蔡住吞吞口水，又繼續唱了起來，「好一朵美麗的茉莉花……」稚嫩的嗓音迴蕩在屏東平原的一隅。

國小畢業前，教音樂的莊老師來到家裡，向母親提出建議：「歐巴桑，妳要把女兒送到市區去學音樂，可以賺很多錢。」「什麼是音樂？」鄉下人從沒聽說過，「就是唱歌啊！」母親一聽非同小可，連忙怒斥說：「那是三八的事情，不要再說了。」還氣得將莊老師給轟了出去。

由於個性能吃苦，耐得住農事的辛勞，沒能當成歌星的她，後來反倒成為父親的好幫手。清晨三、四點，月亮還高掛在天際，蔡住和三姊已經坐在牛車上，跟著父親準備到田裡工作。一個多鐘頭過後，目的地到了，這時候晨曦正悄悄從地平線升起。

命運的鎖鍊

因為家境貧苦，蔡住的歌星夢終究被父母保守的觀念給打斷了；但她唱歌的天賦，仍然在一次晚會上，嶄露頭角。當時她十八歲，意外得到歌唱比賽的冠軍。這從天而降的榮耀，讓花樣年華的少女一夕之間成了家喻戶曉的紅人。從那時候開始，來家裡提親說媒的人突然多了起來，對象有菸葉工廠的小老闆，也有書香門第的大學生。

所有的因緣巧合，全在她十九歲的那一年發酵。她早在十四歲時便罹患的甲狀腺腫大，在五年後日益嚴重；往內生長的腫瘤，壓迫到了氣管，造成吸呼困難。半夜裡，每每從幾乎斷了氣的恐懼中驚醒，最後，不得不選擇開刀一途。母親為了她要動腫瘤切除手術，抱持疑慮的態度，到處求神問卜。

一個下雨天的午後，正在廟口幫人卜卦的算命師，瞥見有個美麗的



利用假日，蔡住（左）與環保志工們相約爬山、健身（上圖）。軍人退役的黃萬里，娶得了十九歲的蔡住（左圖）。



蔡住在公家宿舍的巷道旁，設立簡易的環保點，空間雖小，卻有不少人來幫忙。

年輕臉孔出現，立刻改變坐姿；隔了一會兒，他開口問：「這是誰的女兒？」原本在旁邊圍觀的幾個人，也把目光移向這女孩——蔡住。一旁的母親語帶得意地回答：「是我的小女兒。」算命師說：「她以後會嫁往高雄。」大家看看算命師，又轉頭望望年輕女孩，一臉狐疑；蔡住母女同樣摸不著頭緒，他接著說：「而且對象會是個阿兵哥。」

「阿兵哥」三個字，就像是打雷一樣，震得母親心神不定，笑容一下子僵住了。來不及收拾臉上的尷尬，一轉身，拉起女兒的手，怒氣沖沖地丟下一句話：「回去啦！」一路上，她氣得直嘀咕：「為什麼我的女兒要嫁給阿兵哥？」

後來母親到王爺公廟求籤，神明的意思是：她的女兒不必開刀，會遇到貴人。隔了不久，蔡住和姊姊在姑丈家巧遇已結婚多年的表姊，她正要幫一個外省人物色對象，而蔡住正好符合條件——年輕、漂亮，於是安排雙方相親。

初次見面，男方滿意極了，蔡住卻從頭到尾都高興不起來。她心目中的理想對象屬於高瘦、帥氣的類型，眼前這個人，竟然是禿頭又肚子微凸的中年人，她打從心底討厭他。時間一分一秒過去，父母親提出的問題愈多，蔡住就愈不安，曾有的幻想也跟著一點一點地破滅。那一刻，她縱有滿腹的委屈與不滿，也不得不屈服在命運的安排下，當個聽話的乖女兒。

老好人 傻好人

夫妻兩人是從婚後才開始談戀愛的。黃萬里對妻子百般疼愛，有一次，看她拿了件厚重的大衣在手上，上前關心問說：「要洗的嗎？」蔡住點點頭；他馬上接過大衣，逕往後院走去，一路還呼嚕地說：「太重了，妳哪能洗得動！」濃重的外省口音加上胖胖的背影，讓她忍不住覺得好笑，心想，從小做慣了粗重農事，這點小事哪算什麼！

先生是個讀書人，行事作風完全承襲儒家的傳統思想——不忤不求。

六〇年代一個月幾百塊錢的薪資，實在沒法養家餬口，況且還有兩雙兒女嗷嗷待哺。蔡住勉力撐起家計，以家庭代工賺錢貼補家用，但依然是入不敷出，於是借貸度日便成了生活常態。

自軍旅退伍後，任職省營事業的黃萬里奉公守法，是同事眼中公認的老好人、傻好人。辦公事，誰都沒有他那麼認真、守分；待朋友，誰也沒有他那麼熱心、講義氣；不接受賄賂，不收受回扣的清高人格，令蔡住是又愛又氣。

「肚子都填不飽了，還談什麼廉潔？」知道客廳裡坐著的客人是來送禮的，她只能一個人在廚房後頭低聲抱怨。看先生的同事光明正大地吃香喝辣過好日子，她卻得偷偷摸摸到菜市場撿拾菜販丟棄的菜葉；孩子和她身上的衣服，全是好心同事送來的二手貨。剛結婚那幾年，她根本不敢回娘家，擔心家人從她和孩子身上的穿著看出端倪，要顧及先生的面子啊！堂堂一個課長的妻子，怎會落得如此下場？她多麼不甘心！

日子真的快過不下去了，她想和先生大吵一架，但黃萬里無可挑剔的好，使得她的重話一到嘴邊，硬是縮了回去。滿腹辛酸、怒氣無處宣洩，偶爾會拿孩子出氣；在四下無人之際，她不是蒙著棉被放聲大哭，便是咬緊牙根往自己身上揪，皮膚上一塊塊青紫色的瘀傷，是心靈受創的印記。

現實的貧窮與內心的矛盾交相折磨，她的精神瀕臨崩潰邊緣，人也逐漸失去自信。這時候，書成了心靈的避風港，只有躲進文字的世界裡，才能夠暫時忘卻紅塵俗事的紛擾；三餐填飽肚子都很勉強了，根本買不起書，只好四處借。從小，她就特別喜歡聞新書所散發出來的油墨味，彷彿能夠喚醒沉睡靈魂似地。

隨著孩子一天天長大，先生的待遇也逐年調高，家中經濟日漸改善。一九八五年，鄰家女孩拿了一本書來，她愈看愈起勁，花了半個鐘頭一口氣看完。從此，《證嚴法師靜思語》一書便成為珍寶，她一看再看；閱讀文字的速度一次比一次慢，花在思考的時間愈來愈長。

此時的蔡住，已經不再是當年那個苦命的小女人，而是被平凡幸福圍繞的中年婦女。

晴天霹靂

一九九二年底，一段稀鬆平常的夫妻對話，卻悄悄蘊釀著悲劇的發生。「乖，我的腿邊長了小黑點，像痣一樣。」先生坐在客廳的沙發上說，蔡住正準備上樓，聽到這話，她停下腳步轉過身，蹲坐下來仔細看了看，然後輕聲地問了一句：「老太爺，要不要讓醫生看一下？」

「應該沒什麼事！」先生回答。

幾十年來，一家大小全都健健康康地，從沒上過大醫院，頂多到診所看個小感冒罷了。夫妻兩人也就沒把這件事記掛在心上。不到兩年，皮膚上的小黑點起了變化，逐漸凸起如拇指般大小；儘管不痛不癢，黃萬里仍然感到不對勁，於是騎了腳踏車，一個人上大醫院檢查。醫生一看不得

了，非得要他留下來住院不可，並且安排隔天進行切除手術。

經過檢驗確定是癌細胞。「開刀之後就沒事了。」醫生的話讓蔡住放下擔憂，手術的過程也很順利。住院期間，應該慢慢復原的傷口，不但一點癒合的跡象都沒有，還不斷地向外擴展。他除了體力愈來愈差之外，並沒有特別的疼痛感。十八天後出院返家。

她萬萬沒想到先生的病情會變成不可收拾，驚慌中，趕忙換一家醫院做治療，還是沒有好轉。黃萬里放不下手邊的警衛工作，還是斷斷續續上著班；直到那一天，全身虛弱無力，幾乎喘不過氣來，他再也沒有踩上那臺破舊的腳踏車。兩天後的凌晨，他在家中嚥下最後一口氣，那時節也是春暖花開的三月天。

喪葬事宜是鄰居、同事幫忙籌辦的。先生去世的事實，蔡住無法面對，整天躺在床上恍恍惚惚，依稀聽到樓下咿咿呀呀的樂器吹奏聲，她腦海中不斷出現過去的畫面——

晨光中，先生提著公事包出門，「乖，我去賺錢了。」

夕陽下，響起開門聲，「乖，辛苦了。」……

為什麼好人活不久？當好人有什麼用？她好恨！累積了數十年的愛恨情仇，此刻再也抑制不住，激憤的情緒瞬間傾洩而出。連續幾個月的時間，她像個遊魂一樣，頭腦時而清醒，時而飄渺；飄渺的遊魂，如一縷淡淡輕煙，飄呀飄，不知何處是依歸？

找回自信人生

慈濟委員游碧對和蔡住是多年的老鄰居。一九九四年秋天，游碧對在自家門前做起了慈濟的資源回收工作。有一天晚上，她一個人低頭整理滿地凌亂的紙箱，蔡住正好拿垃圾出去，看到眼前景象，覺得有些奇怪，怎麼以前沒看過有人在做這種事？想了想，反正也沒別的事可做，便主動上前幫忙。從此，她和慈濟、和環保結下了不解之緣。

婚後有二十幾年的時間，蔡住省吃儉用一毛錢也不敢亂花，生活侷限在家庭和菜市場之間的小圈子，外頭的花花世界對她而言是全然陌生的。原以為自己的心在先生撒手人寰的那一刻已經死去，沒想到，後來卻在環保的天地裡重生。

她像個新生的小嬰兒，在慈濟世界裡學習待人接物，並且天天駐守在環保站。若有人問起：為什麼整理這些？做什麼用的？她從一開始的支支吾吾，到後來想出一套不變的應對法則——要捐給慈濟的，師父說要愛護地球。與他人的互動次數頻繁以後，她的自信心增強了。只要有人願意聽，哪怕是滿身髒污，她也可以滔滔不絕地說著話，而且不厭其煩，「環保很重要，可以把垃圾變黃金……」

每天在環保站裡，都可以聽見她開懷的笑聲。十多年來，蔡住愈來愈快樂，每天與一般人口中的「垃圾」為伍，卻把心中的「垃圾」一點一滴地丟開。她從不避諱身上穿著回收來的衣服，反倒告訴對方：「你看，很

漂亮吧！又不必花錢買。」她笑得像孩子似地，一臉燦爛。

愛唱歌的她，也在慈濟找到舞臺——慈詠隊，一個用歌聲傳達慈濟之美的功能組織。從最基本的樂理、識譜、發音開始，進而學習情感的表達以及歌曲的詮釋。儘管不太習慣中規中矩的唱歌方式，太陶醉時還會不自覺地晃動身體，她依然盡力配合團體的要求，因為她實在太愛「慈濟」了。

站在新家的陽臺往前望，原本一大片的宿舍區被黃土覆蓋著。先生黃萬里不見了，老鄰居不見了，電線桿不見了，最後連房子也不見了。那她自己呢？突然間想到兒女，從沒讓她操心的四個好兒女。今天她可以無憂無慮地做慈濟的事情，最大的支持力量來自他們。

遠遠地傳來音樂聲，「淡淡的三月天，杜鵑花開在山坡上……」忽遠忽近。蔡住閉起眼，輕輕地唱和著……